



每个周末的早晨，我都要早早起床去晨练，这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跑在县城的大道上，感受着春天的温柔，夏天的热烈，秋天的美好和冬日寒风的凛冽刺骨，体会着空旷大道的孤独与宁静，很是惬意。跑在大道上，一边享受着晨练给身体带来的充沛的活力，一边欣赏着四周景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更迭、变化，有时看到触动处也不免感慨万千，随之记忆如滚滚流水，一发而不可收。

童年时，我对县城的记忆是一幅素描画，准确地说是几座高大的突突冒着黑烟的烟囱。那时我家住在农村，距离县城25公里，想到县城去，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况且自行车在当年一个村也没有几

儿子陪进城来的父亲闲聊，轻松随意，很开心。

聊了一阵子，就聊到喜欢看啥电视的话题上。

儿子说，每期鉴宝节目我都看，别人咋有那么值钱的古董呢，一个破罐子，十几万！可怜咱一枚古币也没有。

父亲眉毛挑一下，说，有啊，咱家就有一枚古钱。

儿子淡淡地说，是那种普通的方孔铜币吧？

父亲晃一下头说，这枚古钱中间是圆孔，当年你爷爷挑着货郎担子走村入户，在民间收来不少不同的古钱，可他单独就留下了这一枚。

儿子确信这就是一枚珍品古币，当即要陪父亲回乡下取。

父亲两手一摊，像是放飞了一

对于冬天，我有着深刻的记忆。小时候生活条件差，吃红薯面，穿粗布衣，住土坯房，在贫寒简单的生活里，人们对于冬天有着一份纯朴的期待和独特的感受。

冬天是四季里唯一的农闲时光，是大自然送给农人的一份礼物。秋天里大人掰玉米刨花生、送粪撒粪、牵牛犁地、拉耩种麦，东一头西一头，有丰收的喜悦，也有奔波中的急头怪脑。到了冬天，就可以不再那么辛劳，像城市人一样不割草，不送粪，穿新衣，逛大街，舒缓筋骨，放慢脚步，从容地打理生活。人们脸上也开始洋溢起城里人的雪花膏的香气。

冬天，是乡下孩子享受关爱最浓的时候。农民给人的印象是粗手粗脚，只会掏笨劲，对待孩子只会瞪眼发脾气，可粗糙的外表下，是一颗细腻的心。到了冬天，农活忙完了，时间充裕了，心情从容了，最会体贴儿女，多了宽容和耐心，多了温柔和慈祥。孩子便可在这一宽容里犯些平时不敢犯的小错误，耍耍孩子脾气，享受一下做小孩的特权。尽兴地玩耍，无邪地嬉闹，体味到的是幸福，体会到的是大人的舐犊之情。

冬天里寒风呼啸，冷气袭人，灶火旁是最暖和的地方，烧地锅就成

辆。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父亲要到县城进些货，答应带我一起去。我异常高兴，无法入眠。天刚微明四周还很黑，母亲就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换上一身补丁少点也很干净的衣服，又帮我洗了把脸，送我和父亲出发了。父亲骑着一辆老牌红旗自行车，让我坐在车后紧紧搂着他的腰。虽然我耳边不时传来风吹树叶的响声，有些害怕，但是父亲温暖的腰背令我抗拒了紧张。每过一会儿我就问父亲，到了没有。父亲说，当你看到高高耸立着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时，县城就要到了。此后，每想起这句话我就自然想起敬爱的父亲，可是他已经离开人世八年了。这是我童年时代唯一一次到县城去，高高耸立着的冒着黑烟的烟囱，占满了我童年时代对县城的记忆。

初中时，我对县城的记忆是一幅版画，画面中，老城墙根儿下一个水塘边坐着两个少年，正如饥似渴地背书。1982年我有幸被县重点初中录取，开始了漫长的三年求学路。当时县城房子又低又破，我们学校教学楼就算是县城的高楼大厦。我们学校四周到处是低洼的水塘，县城南老城墙根下的水塘边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那年夏天天气酷热，午休时，我和同寝室的张光印同学来

只鸟，说，可惜，丢了。

儿子立刻不悦说，这么有价值的东西，怎么不珍藏呢？

父亲懊悔地说，当时不知现在有价值啊。

儿子不再陪父亲闲聊，很扫兴地离开了。

当天晚上，儿子正在看电视鉴宝节目，父亲从乡下打来电话说，古钱找到了。儿子啪地关了电视，手机贴近耳朵，惊喜地说，是么，怎么找到的？父亲说回去后就找，把家翻了个底朝天总算找到了。

儿子说，好呀，这就好。

父亲说，明天一早就给你送过

了美差。

晚上蒸上一锅红薯，把一大团麦草塞进灶膛，一挑，呼隆一下火光涌出灶门，赶紧用火棍儿压住柴草，且收且放，像骑手控着烈马，浑身被巨大的热流拥着，暖烘烘的。人影随着煤油灯忽闪的灯苗左右晃动，舒舒服服，安然恬静。红薯熟了，整个厨房飘着暖暖的甜丝丝的香气。父亲眯着眼，声音一高一低，和着火棍敲击的节拍唱一段大鼓书，火星映着他安闲愉悦的脸膛儿，一闪一闪。这冬日的夜晚，显得安详而温馨。

冬天的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雪天，雪絮飘飞，屋顶上树上白雪皑皑，村子里一片寂静，这时，一头挤进暖融融的小屋看人打扑克便是一种享受。这是小朋友的盛会，没有家务，没有作业，没有大人的管束，不论穿着，不讲坐姿，没有言差语错，没有高低贵贱，只有玩伴，只有友情。屋外风声呼呼，屋内人声鼎沸，局内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局外人

美好的回忆

刘旭

到那片绿阴如盖的白杨林里。树阴下，我们一起背书，畅谈理想，兴致高远，那里留下我们对县城的记忆和成长的足迹。时过境迁，三十年匆匆过去，我在想倘若张光印同学突然站到我面前，我还能不能叫出他的名字。

高中时，我对县城的记忆是一幅水墨画，是由蓝白相间的警亭和警察勇擒飞贼场景组成的。我的高中时代，整个县城面貌没有太多的变化。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县城的交通要道都建起了警亭，它的墙面是白颜色的，屋顶是蓝颜色的，蓝白相间格外显眼。记得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县城一个路口等着乘车回家，忽然听到有人喊“抓小偷”。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从警亭中冲出两名警察，循喊声奔去。小偷很是狡猾，跑进了小巷。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没戏了。大约十多分钟，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只见两名警察押着小偷走了过来。我在心底也直为两名警察叫好，感谢他们为群众日夜夜守卫着家园。时光飞逝，这些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成为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如今，我对县城的记忆是一幅风景画，画面上景美人更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一个焕发勃勃生机

的大花园。特别是近十年来，我们县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再看县城西三角，警亭早已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西三角花园，一尊老子骑青牛的高大石像矗立在花园中央，四周花团锦簇，绿柳成荫，每天来这里休闲的人群络绎不绝，已成为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校附近那片白杨林早不见踪迹，那个地方现在建起了陈抟公园。陈抟公园北靠风景河，南邻古城墙。园内三湖一岛，湖水清澈透明，泛起层层涟漪，岛上曲径通幽，鸟语花香，内有儿童乐园、游艇、溜冰场。公园免费开放，每天游人如织。

我沿着美丽而宽阔的迎宾大道飞奔，每天都经过县产业集聚区。这里宽阔的道路四通八达，环境优美如画，企业生产红红火火，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呈现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新局面。我尝试再找到黑漆漆烟囱的痕迹，终不能如愿。是啊，也许距离越远的记忆，回忆起来就越感到亲切可爱。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她为我们国家又描绘出了美好的蓝图，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信在下一个十年，每次跑在家乡的大道上，我都会心潮澎湃。

古币

三川一舟

枚古钱么，怎么就毁了？

儿子说工作上总是不顺，就想与领导搞好关系，可领导不吃请。但是呢，领导迷恋收藏古币，送一枚珍品古币过去，肯定会笑纳。不严格说，这算不上是行贿受贿。可现在难得的古币毁了，他的前程也断了。

儿子说，这是那枚古币吗？

父亲说，刚找出来时脏里脏脏，经过一番打磨才成了这样，不易呢！

儿子阴沉着脸说，你傻呀，古币失去本色就没有了价值。你毁了古币，我也让你给毁了。

父亲皱紧了眉头说，不就是一

父亲郑重地说，是呀，就是这。

儿子说，古币不是这样子。

父亲无感慨地说，做人要本分，种庄稼要勤奋，古币失去了本色就没有了价值，人失去了本色呢？

儿子回味良久，没多停留回城了。不过，他还是把经父亲打磨出光亮的古币带走了。

小说

父亲说，明天一早就给你送过

散文

了美差。

散文

父亲说，明天一早就给你送过

散文

父亲说，明天一早就给你送过

冬天的花

王全安

梅花
我至今弄不明白
隆冬时分
世间万物大都被寒冷逼仄收敛
锋芒
为何梅花却能傲然开放

你看
那沧桑古老的枝干
绽放点点梅花
整个冬天顿觉生机焕发

此刻
天堂的雪便如约而至

雪花
你是上帝的小女儿
冰清玉洁
天然的喜欢冷静

我喜欢你
却不敢走近你
我生怕把控不好的热情
瞬间融化你脆弱的心

飞雪如花
这里是盛唐的边塞
春风不度
玉门关外

故人东归帝都
中军置酒
酒入愁肠
你无心听
胡琴琵琶与羌笛

天山奇寒
帐门外军旗不翻
看西域山河
想男儿豪情
宝剑出鞘风凛凛
战马疾驰雪烈烈
大漠茫茫
冷雪纷纷
你忽然仰天大唱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飞雪如花
春天拔地而起
温暖烽火传天下

英国诗人雪莱冷峻地说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回眸盛唐
已是千年

槐花

卞彬

它的洁白
像一把锋利的刀
能一下子除去
你心里
所有的杂念
它的芬芳
像一束燃烧的火焰
能一下子照亮
你灵魂里
最黑暗的地方

走近它
就走近了一种亲切和温暖
就走近了一种幸福和甜蜜
那是游子
面对故乡的感觉
那是子女
面对慈母的感觉
那是久别之后
恋人相见的感觉

它灿烂地开着
一簇一簇地
绽放在五月乡村的枝头
每一朵
都像一扇敞开的门
让你
直抵春天的深处
直抵幸福的深处

冬天的那些事

张明



看那热血沸腾。喧闹成了寒冷中的温暖，嘈杂点染着寂静中的灵性，仿佛时间不复存在，世界只有小屋，我喜欢“躲进小屋成一统”的感觉。

如今，小屋成了我一生的追寻，在奔波中安放一份舒缓，在烦恼中安放一份淡然，在矜持中安放一份超脱，守着自己心灵的小屋，实在是人生之幸事。

“岁晏乡村忙嫁娶”。大雪纷飞，

谁家迎娶的新媳妇过来了，全村老幼争相观看。黑压压的人群里，有的伸长脖子，有的踮起脚跟，小孩子绽放的小脸冻得通红，拼命往人缝里钻。新媳妇穿着红袄红棉裤，仿佛雪地埋一团火焰，瘦瘦的袄，肥肥的棉裤，掩饰不住含蓄内敛的窈窕身段，脚下一蹶一滑，呼吸静如落雪，脸上洋溢着做新娘的幸福。鞭炮响处红纸飞溅，抢炮的小朋友不怕炮声震耳一个个扑倒在雪地里。

至今，我仍认为小时候见到的棉衣新娘是最好看的新娘。

岁岁有冬天，一日难再晨。我珍视着冬日的记忆，因为我非常赞同一位心理学家说过的话：一个人的行为和审美观，都可以从他小时候的经历中找到答案。

眨眼间已步入中年，阅过很多人很多事，仿佛突然明白：很多事正在经历，其实已在告别。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如彼，而卒莫消长。但愿岁月亦能洒脱如苏子啊。